

# 中国的第一首管弦乐

——萧友梅的《哀悼进行曲》及其他

| 文 > 梁茂春

2008年，“中国交响乐世纪回顾暨第一届中国交响音乐季”活动即将全面起动。这是今年中国音乐的重大活动之一，从4月到10月，将有数十个交响乐团，先后在全国的十个城市举办交响音乐会，演奏中国作曲家不同时期的优秀交响音乐作品。

笔者也参与了这项音乐季的一些前期准备活动。当我开始考虑“中国交响音乐季”的内容时，有一个问题首先跃现在我的面前：究竟哪首作品是中国的第一首管弦乐？它产生于什么时候？

## “《怀旧》第一”说

对于这个问题，曾有过不同的看法。20世纪90年代之前，一般认为黄自的序曲《怀旧》是中国第一首管弦乐作品。例如，王安国教授在1988年撰写《中国交响音乐创作，1946—1976》一文，其中曾说：“1929年，留学美国耶鲁大学的黄自，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管弦乐队作品——《怀旧》。”<sup>①</sup>

此前，“《怀旧》第一”说曾经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界维持了很长的时间。因为《怀旧》在黄自毕业的1929年，曾经由他的母校——耶鲁大学所在地的纽黑文交响乐团（又译新港交响乐团，New Haven Symphony Orchestra）

演奏过，并获得了当地报刊的好评。这确实是中国管弦乐作品第一次在国外舞台上的演出。黄自回国后不久，1930年11月，《怀旧》又由上海工部局管弦乐队在梅百器的指挥下在国内演奏，萧友梅还为这次演奏专门写了文章——《黄今吾的〈怀旧曲〉》（今吾是黄自的字）。文章最后写道：“中国人的乐队作品，这是第一次在外国人主持的管弦乐队里得到公开演奏的机会。这岂不也是最值得一般爱国的邦人君子欢喜的一回事吗？”<sup>②</sup>

萧友梅的文字写得非常的客观——说这是中国人的管弦乐作品“第一次在外国人主持的管弦乐队里得到公开演奏”。因为他自己非常清楚：中国人创作的管弦乐曲，由中国人主持的管弦乐队已经在数年前就演奏过了。

## “《新霓裳羽衣舞》第一”说

这里所说的“中国人创作的管弦乐曲”，是指萧友梅的《新霓裳羽衣舞》；“由中国人主持的管弦乐队”，是指20世纪20年代由萧友

<sup>①</sup> 载刘靖之编《中国新音乐史论集（1946—1976）》，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90年版，第285页。

<sup>②</sup> 原载《申报》1930年11月18日，现见《萧友梅全集》第一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388页。

梅创办的“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管弦乐队”。1923年12月17日，萧友梅亲自指挥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管弦乐队演奏了他创作的《新霓裳羽衣舞》。但是这件重要的音乐史迹被历史湮埋了六十多年，直到80年代后期，华裔音乐学者韩国鑑运用他在海外寻找到的资料对“北大音乐传习所”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时，才证据确凿地指出：萧友梅的《新霓裳羽衣舞》“是中国近代音乐史上第一首西式管弦乐曲”<sup>③</sup>。

此后，“《新霓裳羽衣舞》第一”说很快替代了“《怀旧》第一”说，得到了音乐史界的广泛认同。这一“新说”将中国人创作的管弦乐曲的时间提前了六年。萧友梅的《新霓裳羽衣舞》的总谱手稿也被发现——这是由萧友梅的侄女萧淑娴保存并提供，由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拍摄成显微胶卷保存下来的。一些学者开始对这部管弦乐手稿进行了初步的研究，撰写了学术论文。如，1992年6月王安国教授写的《萧友梅器乐作品研究》一文中，专有一节对《新霓裳羽衣舞》进行了音乐学的分析，王教授说：“他（梁按：指萧友梅）的管弦乐曲《新霓裳羽衣舞》（Op.39）从创作和首演的时间看，均早于黄自于1929年在美国创作的《怀旧》，因此，这部长达474小节（包括反复所占时值）的作品，实在应该算作中国的第一部管弦乐曲。”<sup>④</sup>

王震亚教授在《萧友梅音乐作品分析》一文中对《新霓裳羽衣舞》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后指出：“1923年我国还没有多少人知道什么是管弦乐，更谈不上管弦乐曲民族化的问题。萧友梅是探索创作民族化的管弦乐曲的一位先驱。”<sup>⑤</sup>

“《新霓裳羽衣舞》第一”说从90年代一直维持到现在。2003年，有人曾经提出要搞“中国交响乐80年回顾暨第一届中国交响音乐季”的宏大计划，就是按照“《新霓裳羽衣舞》第一”说设计出来的——从1923年产生

了中国第一首交响音乐作品后，到2003年已经整整80年了。只是由于2003年的“非典”事件，将这一计划彻底搁置了。

### “《哀悼进行曲》第一”说

近年来关于萧友梅的研究进一步深入，萧友梅的新资料被进一步发掘了出来。目前已经有足够的资料可以推翻原先的“《新霓裳羽衣舞》是中国第一部管弦乐作品”的说法，而应代之“《哀悼进行曲》第一”说。

《哀悼进行曲》是萧友梅1916年在德国留学时谱写的一首管弦乐作品。主要的依据有以下两种：

第一是2004年汪朴从《教育公报》第四年第四期（1917年3月20日出版）上发现了《本部留德学生萧友梅学业成绩报告及请予研究期限一年理由书》一文，后转载于《人民音乐》2006年第1期上。这份“成绩报告”中提到：1916年，萧友梅在德国创作了多首乐曲，其中有“《哀悼引》一曲，追悼黄、蔡二先生（黄钟软调，洋琴军乐队及大乐队用）”。其中，黄钟软调今译c小调，洋琴即钢琴，大乐队即管弦乐队。看来当年他谱写的《哀悼引》，既有钢琴曲，又有军乐队和管弦乐队曲谱。

第二是2007年7月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的《萧友梅全集·音乐作品卷》（第二卷）中，收入了《哀悼进行曲》的管弦乐总谱（第85—97页）和分谱（第98—111页），同时还刊有钢琴谱《哀悼引》和《哀悼进行曲》的铜管乐分谱。

上述两者互相佐证，文字记载和保存下来的总谱基本一致。因此可以确凿无疑地断

<sup>③</sup> 韩国鑑《北大音乐传习所研究》，《音乐艺术》1990年第1期。

<sup>④</sup> 载《萧友梅纪念文集》，上海音乐出版社1993年版，第420页。

<sup>⑤</sup> 同注④，第293页。

定：1916年12月萧友梅谱写的管弦乐曲《哀悼进行曲》，是目前发现的中国作曲家创作的第一首管弦乐曲。

“《哀悼进行曲》第一”说又将中国作曲家创作管弦乐曲的时间提前了七年。



萧友梅在德国创作《哀悼进行曲》时留影（1916年12月摄于柏林。转自黄旭东、汪朴编著《萧友梅编年记事稿》）

现在还没有找到《哀悼进行曲》在德国演奏过的文字记载，但是萧友梅亲自抄写了《哀悼进行曲》的全部分谱。假如没有演奏的机会，作曲家一般是不会花时间去抄写分谱的。保存下来的分谱就是可能被演奏过的证据。但是关于这事还需要寻找更为有力的证明。

《哀悼进行曲》在国内演奏的确切日期是1925年3月28日，地点是北京景山东街北京大学第二院大礼堂。这次演奏时，节目单的曲目中增加了六个字——《哀悼进行曲》（悼孙中山先生）。这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孙中山先生于半个月前（3月12日）在北京去世。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也是萧友梅的战友和导师，萧友梅和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管弦乐队专门举办了一次以“纪念孙中山”为主题的“第19次演奏会”，演奏了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英雄）、《爱格蒙特序曲》，肖邦的《葬礼进行曲》，以及萧友梅的《哀

悼进行曲》等。这说明萧友梅对孙中山这位老朋友和老战友怀着多么特殊而强烈的感情。当然，这次演奏的《哀悼进行曲》和他1916年谱写的总谱肯定有所不同，这是因为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管弦乐队的编制不全（缺少大管和中提琴声部），需要根据这个特殊编制的乐队重新进行编配。

### 《哀悼进行曲》音乐分析

《哀悼进行曲》总谱的手稿原件，现藏于上海音乐学院，写在12行五线谱上，共19页。图片为总谱手稿的第一页。



萧友梅《哀悼进行曲》总谱的首页（上海音乐学院图书馆供稿）

根据总谱首页的标示，乐队的编制为：长笛1，双簧管1，单簧管2，大管1，圆号2，长号1，定音鼓2，第一小提琴，第二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这是一个标准的单管制管弦乐队。

创作管弦乐《哀悼进行曲》的时候，萧友梅刚入柏林施特恩音乐院“乐正科”和“作曲科”学习指挥和作曲。钢琴曲《哀悼引》和管弦乐曲《哀悼进行曲》都是学习作曲时的习

作。萧友梅自编的作品号同为24号。

这一年，我国“辛亥革命”和“讨袁战争”的两位主要军事将领——黄兴和蔡锷相继去世，全国各地对于他们的去世纷纷表示哀悼，留学德国的学生也准备集会追悼黄、蔡二人。萧友梅的《哀悼引》正是为了悼念这两位人物的去世而创作的。萧友梅手书的《哀悼引·序》中说：“兹藉留德同学诸君有追悼黄、蔡二公之举，特仿 Beethoven 之 Trauermarsch 体作成一曲，聊表悼意，名曰《哀悼引》，二公

有灵，其鉴吾志。”<sup>⑥</sup>

《哀悼进行曲》全曲情绪哀伤，节奏沉重，充分表现了萧友梅这位同盟会会员（萧友梅是1906年在日本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的）对黄兴、蔡锷这两位革命前辈、老战友的深沉悼念之情。

管弦乐《哀悼进行曲》是带再现的三部曲式结构。第一段是慢板，c小调，节奏如葬礼中沉重的步伐。单簧管、第一小提琴和大提琴声部奏出缓慢、悲痛的主旋律，情绪凄楚欲绝：

同一主题转到f小调上进行发展后，又转回c小调结束第一段音乐。

中间乐段转入C大调，是一段明亮而雄壮的进行曲。萧友梅在1925年写的《哀悼进行曲·序》中说：“中段16小节改用大调，以雄壮声音描写‘努力’‘奋斗’‘救中国’之意。”<sup>⑦</sup>乐队以饱满的和声和断奏，显示了内在的力量，象征着化悲痛为力量的决心。

在第一段音乐完整再现之后，还有一段尾声(Coda)，音乐在悲壮的气氛中结束。全曲洋溢着真挚、悲痛的哀悼情感以及奋起斗争的愿望，这是给人印象最深的地方。

另外，萧友梅又将此曲改编为铜管乐队编制。为铜管乐而写的分谱今收藏于南京中山陵园管理处。萧友梅在《哀悼进行曲·序》中说：“此曲原为管弦乐队用，盖丝声哀，以奏悲曲较为相宜，唯吾国音乐教育尚在下种时期，国内只有一个——由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导师与乐友社社员组织的——管弦乐队，故不得不改用军乐演奏。”

作为中国最早的一首管弦乐队作品，《哀悼进行曲》在创作上存在着明显的模仿痕迹，尤其是模仿贝多芬的《哀悼进行曲》。这属于音乐创作早期难以避免的现象，当时萧友梅尚在德国留学。

现在，管弦乐《哀悼进行曲》的总谱和分谱，以及铜管乐《哀悼进行曲》(悼念中山先生)的分谱，都收入在《萧友梅全集·音乐作品卷》中。

这首乐曲采用的是一个政治题材——纪念政治界重要人物的题材，与黄兴、蔡锷、孙中山都挂上了钩。萧友梅在谱写这部作品的时候，既受到了欧洲交响音乐传统——特别是贝多芬第三交响曲《英雄》的深刻影响，也自然地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文以载道”的深刻影响，他的作品要力求反映他的“民主

<sup>⑥</sup> 见《萧友梅全集·音乐作品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82页。

<sup>⑦</sup> 见《萧友梅全集·音乐作品卷》，第112页。

主义革命”之道。这或许是一种象征——中国交响乐从一开始就承担了重大题材的重担，这副重担一直贯穿于 20 世纪的中国交响乐创作并延续至今。

### 管弦乐创作在亚洲

中国的管弦乐创作，从 80 年代之前的“《怀旧》第一”说，发展到 90 年代的“《新霓裳羽衣舞》第一”说，又变为今天的“《哀悼进行曲》第一”说，将中国的管弦乐创作时间整整提前了十三年，即从 1929 年提前到 1916 年。这可以看做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三次小小的“重写”。“《哀悼进行曲》第一”说能够保持多长的时间呢？也许还会被推翻。希望能够有新史料的发现再来改写它。

萧友梅在德国写成管弦乐《哀悼进行曲》的 1916 年，实际上是萧友梅在学习欧洲音乐创作技法突飞猛进的一年，他在这一年中就有许多项中国音乐的创举。例如，他谱写出了中国第一部弦乐四重奏《小夜曲》（四个乐章，作品 20 号），创作了中国第一首军乐合奏曲《在暴风雪中前进》（作品 23 号），第一首中国大提琴曲《冬夜梦无词曲》。这一年中他所创作的钢琴曲《夜曲》（作品 19 号）和钢琴曲《哀悼引》（作品 24 号），也属于中国作曲家创作的最早的钢琴曲之列。<sup>⑧</sup>因此，我觉得 1916 年可以称之为是中国音乐史上的“萧友梅年”。

那么，1916 年产生的管弦乐《哀悼进行曲》，如果与亚洲其他国家的音乐创作情况相比，是怎样一种情况呢？

据知，日本第一部交响曲是 1912 年山田耕筰谱写的《凯旋与和平》，写于德国。

菲律宾的第一部管弦乐是 F. 圣迪亚哥（Francisco Santiago）的《降 b 小调钢琴协奏曲》，创作于 1924 年。

韩国第一部管弦乐曲是 1936 年金东振的《小提琴协奏曲》，但是它只有钢琴伴奏

谱。金东振的交响诗《挽歌》创作于 1942 年。

相比之下，中国第一部管弦乐的产生并不晚，只比山田耕筰的《凯旋与和平》晚了四年。山田耕筰（1886—1965）比萧友梅小两岁，属于同一代人。山田耕筰 1908 年毕业于东京音乐学校，而萧友梅是 1902 年自费留学日本，在东京音乐学校选修钢琴、声乐，1909 年获该校的“修了证书”。因此他们应该算是东京音乐学校的校友。山田耕筰于 1910 年 4 月至 1913 年 9 月留学德国，入柏林高等音乐学院，而萧友梅则于 1912 年 11 月至 1919 年 10 月留德，在莱比锡、柏林的几所大学学习音乐，并于 1919 年获得博士学位。山田耕筰的《凯旋与和平》和萧友梅的《哀悼进行曲》，都是他们留学德国时期的创作。因此，那时中、日两国的管弦乐创作都在起步时期，在亚洲都是处于领先地位。受到当时的“欧洲中心论”和“音乐进化论”的影响，日本抱着“和洋折中”的观念，在学习西洋音乐方面，步子走得比中国要更快些。

风起于青萍之末。将近一个世纪之前产生的《哀悼进行曲》，就像一粒微小的音乐种子，显示着中国交响音乐的初始状态。不管它在技法上多么的简单，艺术上多么的幼稚，模仿的痕迹多么的明显，这些都不能磨灭它开创性的功绩。九十余年来，中国交响音乐的创作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辉煌成就，形成了一股强劲的“中国交响音乐之风”，足已能够自立于世界交响音乐之林。这就应了那句古语：作始也简，将毕也钜。

作者单位：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

<sup>⑧</sup> 现见中国作曲家发表的最早的钢琴曲，是赵元任发表于 1915 年第 1 期《科学》杂志上的钢琴小曲《和平进行曲》。萧友梅的钢琴曲《夜曲》和《哀悼引》，虽然在创作时间上比赵元任的《和平进行曲》略晚，但在曲式结构上比《和平进行曲》要大，钢琴技法上也要复杂些。